



羅森堡夫婦

克魯奇科夫斯基著

9/1/5

羅 森 堡 夫 婦

六 幕 劇

波蘭 列昂·克魯奇科夫斯基著

馮俊岳譯

陳佳校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五 年 · 北 京

羅森堡夫婦

著者 克魯奇科夫斯基

譯者 馮俊岳

校者 陳岳

出版者 作家出版社
(北京市刊出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印刷者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

發行者 新華書店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書號(124) 字數62000 印碼0001-7000

31'' × 43'' 1/32 印張3⁷/₁₆ 定價3,500元

AG82/01



作 者 像



本劇在波蘭演出的舞台劇照

Léon Kruczkowski
ETHEL ET JULIUS

據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 507-511 所載，M. Fontaine 與 M. Rouze 的法文譯文轉譯。

¥ 3,500

作者前言

在編寫有關羅森堡事件這個劇本時，我並沒有打算把這事件的一連串事實都敘述出來，並不想從一九五〇年夏天事件的開始一直敘到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事件的結束（如果這個事件已經可以認為結束的話）。在這個劇本裏，我曾設法將這個驚心動魄的悲劇所含的政治的、人生的意義，彷彿通過聚光鏡似地都集中在朱麗尤斯與愛瑟兩個人臨難前幾小時中緊張的生活裏面。由於這個意圖，一個劇作者平常所有的處理劇情的自由不免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因此我在描寫這最後幾小時情況時，對於那些無重大意義的枝節細情，便不得不稍稍離開事件的實際過程。爲了照顧編寫方面的要求，我對於事實的緊密貫串性也不得不有所犧牲；不過，基本事實當然並沒有因之而有所改變。

劇中人物

朱麗尤斯·羅森堡

愛瑟·羅森堡——朱麗尤斯之妻

布勞克——羅森堡夫婦之辯護律師

韋納——檢察官

傑西——檢察官之情婦

艾文——法官

大衛·格凌格拉斯——愛瑟之弟

米琪兒·羅森堡

羅勃特·羅森堡

——羅森堡夫婦之子

布萊肯太太——女看守

邵樸斯——典獄長

看守若干人

事件發生在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九日紐約附近新新監獄

第一幕

佈景：新監獄死刑室的一個單人監房，門在舞台裏首正面牆上，靠近左牆放着一張行軍床。房間當中桌子上堆滿着書籍紙張，電燈下面放着一張凳子；監房的第四面牆上——即台口——懸着一面鐵絲網作爲窗戶。

幕開時，愛瑟蹲縮在床上，像一個已經凍得不堪的女人，沉沉欲睡的樣子。

這樣過了一會兒，就聽到有鑰匙放在鎖孔的聲音，接着監門大開，一個女看守走了進來。她沉默地注視着逐漸睜開眼睛來的愛瑟。女看守後面，有一個安裝工人出現在過道上；安裝工人雙手搬着一個小桌子，桌上放着一架電話機，電話線拖在地上。他看也沒看愛瑟便將小桌子放在門邊，緊緊着牆，將電話線安在門口的角上便從過道裏走了。隨後他又走回來，拿起聽筒。

安裝工人（輕聲地）哈囉，格爾維嗎？……是的，是我……我聽得很清楚，不過，說老

實話，你的聲音難聽極了……（他聽了一會兒）O. K. 假如在這樣一個案子裏，我們還可以說一切都很順利的話，那麼就算是都很順利吧……

女看守（向安裝工人）喂！你到底試驗好了沒有？假如你已經完事的話，你就趕快走吧。

安裝工人放回聽筒，誰也不看，很快地走出。

愛瑟（她起來靠床站着，以詢問的目光看着電話機）這是怎麼回事？要這幹什麼？

女看守 不知道。檢察官過一會兒就來。他會對你講的。（微笑）夜裏睡得好嗎？太太？

愛瑟 我睡得好不好，你知道了對你又有什麼用？

女看守 是新聞記者這樣問我來的……（彷彿告訴一件祕密事似地）從今天早晨起，監獄辦公

室便擠滿了新聞記者，他們大家的神色都很激動……

愛瑟 （機械地重複着）從今天早晨起？

女看守 就是說從上午我接班的時候……（過道中有腳步聲）啊，檢察官來了……（她走出。）

檢察官走進監房，先掃視了一下電話機，然後比較長久地看了看愛瑟，最後把門關上。

檢察官 請原諒我，太太……實在不幸……我竟不知該怎麼說好……早安！

愛瑟 （將手放在背後，像在找一個依靠的樣子）你是說你帶給我一件什麼不好的消息嗎？

檢察官 是的，最高法院已決定維持它的原判，同時總統也駁回了你同你丈夫向他提出的特赦的請求。這是半點鐘以前的事。（從衣袋中拿出文件）白宮來了電報，內容是這樣……

愛瑟 不，你不用麻煩啦……

檢察官 隨你便。（微笑）你的丈夫倒很願意聽呢。我印象中似乎他還要求我重讀一遍

哩……（將文件放回衣袋）好啦。我的責任就是在此刻通知你，判決將在今晚二十點執

行。

愛瑟屹立不動，僅將眼睛半閉起來。

檢察官 這次判決是無法撤消的了。因此，從現在起的六小時便是你今生最後的六小時了。

愛瑟 檢察官先生，兩年以來，我同我的丈夫每天都有死的機會……

檢察官 夫人，倒是有這麼一種說法，這樣說也許是對的……不過當時間已很急迫的時候……一個人是只能坐一次電椅的。

愛瑟 我不是……我不是可以向我的丈夫告別？

檢察官 當然可以的。爲了這個目的，我們甚至準備多給你一點時間，並且要給你較法律規定稍稍多一點的自由。

愛瑟 那我們對你可太感激了。

檢察官 我希望你們會比現在還要感激我。不瞞你說，夫人，我們對你同你的丈夫最後的單獨會見非常重視……

愛瑟 我認爲對這種會見除了我倆本人，任何人不會有什麼興趣的，尤其拿你來說，檢察官先生，對我們的會見更不會有什麼興趣的。

檢察官 你可以那麼想，不過……情況也可能完全不是這樣。我國很多高級官員對你們馬上將在此地舉行的會見，都寄予十二萬分的重視。

愛瑟（突然驚愕起來）我不懂。你說的是什麼？

檢察官 要說的事多得呢！（他走近電話機，將手放在上面）請你看看這個玩意兒，它合你的心意嗎？

愛瑟靜默無言，很久地注視着電話機。

檢察官 這不是一部平常的電話機。你可以把它看作一個有生命的東西。更進一步來說，可以把它看作一個朋友。你只要拿起話筒，對着它說幾句話，就可以……

愛瑟 我不懂。誰會拿起這個話筒來？

檢察官 你，或者你的丈夫。誰都可以。讓我再重覆一遍。你只要對這部電話講幾句極其簡單的話，那面就有一個聲音來回答你……一個救你一命的聲音！說得更清楚一點，那就是我的聲音，因為我在負責……

愛瑟（惴惴不安地）呀……

檢察官 我看出來你已經明白了我的意思，這非常好。你瞧，這够多麼簡單！（走近愛瑟）一直到晚上八點鐘，就是說一直到死神出現在你房門口為止，這部電話都會留在這

兒。是的，羅森堡太太，死神將依附在那些看守身上把你們夫婦直接領到電椅上去。

愛瑟（喃喃自語）我知道……知道。

檢察官（非常靠近她）請注意聽我說，這部電話是通往我今天在監獄裏的辦公室的，那邊辦公室的電話是直接通往司法部的。我以紳士的身份向你保證，從現在起，在六小時以內我絕不離開我的辦公室。你看我們這些司法界的官員有時竟變成囚犯的囚犯了……

愛瑟（諷刺的口氣）假如你所說的是指我，那末，我毫不遲疑立刻就恢復你的自由。

檢察官這不只是你一個人的事。我認爲你的丈夫到這兒來之後也會有幾句話要說的……而且，羅森堡太太，不管你現在怎麼說，請記住這一點：在六小時之內我絕不離開我的辦公室，希望在某一個時間裏，我會聽到電話線那一頭的電話機的鈴響的。是的，在這段電線的那一頭，毫無疑問，我想你和你丈夫十分清楚我在那個時間裏希望聽到些什麼話的。

愛瑟（指著桌子）檢察官先生，桌上有我母親給我寄來的幾封信，她雖然知道我是無罪的，可是在她每一封信裏面都懇求我承認被控告的事實，假如這是惟一救我活命的辦法……

檢察官 她那樣做是完全對的。這是使你免坐電椅的惟一方法，而且對你丈夫說，情形也是如此。

愛瑟

（低聲自語，猶如沒有聽見檢察官的話）她是我的母親呀！對於她，我原諒她向我提出這

樣的要求，我明白她是被失望及母愛所支配着，而失望及母愛都是盲目的。不過，

檢察官先生，你以為這部電話（掛着電話）會比我母親的哀求更能影響我嗎？

檢察官

也許能影響你。也許能影響你丈夫，再由你的丈夫來影響你。我們以後會知道

的……無論如何你不該輕視這部平平常常的電話機。無生命的東西往往會給我們生

命帶來意想不到的影響。舉例來說，大部分的罪犯都是因為想強佔無生命的東西而

犧牲自己。好了，不必再談哲學了，現在我們只剩下幾百分鐘啦，我們糟踏其中的

一分鐘，都是怪可惜的……你的丈夫馬上就會到這兒來。

愛瑟

（興奮激烈地）他會到這兒來……到這兒來……

檢察官 你們將有充分的時間——不，對不起，相當充分的時間在一起考慮一下，再仔細研究一下，把事情好好地衡量衡量……

愛瑟

（兩手舉着太髒的，背向着檢察官，離開他，坐到床邊上。停了一會兒）檢察官先生，毫無疑問，

你也許知道在十五天以前有一個司法部的專員貝奈特先生來看過我們，我和我的丈

夫同他會談了兩個多鐘頭。雖然當時沒有旁人在場，我想你對那次會談的內容是少知道一些的……甚至還知道得很詳細。

檢察官 我多少知道一點……

愛瑟 這就夠了，不過我可以很確切地告訴你：貝奈特曾建議以特赦來換取我們跟政府的合作。關於我們同政府合作的問題，他是這樣說的：假如我們接受這項建議的話，他答應從華盛頓派官員來跟我們作『適當的』會談，並且把會談紀錄在同樣『適當的』報告上。我們已經拒絕了這項建議，你一定聽說了吧？

檢察官 是的，我聽說過，不過這是半月以前的事啦。

愛瑟 在這兩個禮拜當中並沒發生什麼變化呀！

檢察官 天曉得。在過去兩個禮拜當中，杜格拉斯法官和他的三個同僚還盡過一番努力，他們會想把本案最近一切情況報告最高法院，以便在最後的時間，把事件的進程扭轉過來。你是知道的，僅僅兩天的功夫便把這種企圖給推翻了。不過叫我看來，最重要的還是：貝奈特先生恰好是在第一次宣告你們執行日期的第二天便來到這裏的……你那次跟他談話的時候，你還有整整兩個星期的時間可以活，而現在……現在你只剩下六個鐘頭了！

愛瑟 你以爲這會使事情有所改變嗎？

檢察官 我認爲兩個互相熱愛的青年人，更重要的是，有着兩個可愛的小孩子的父母是不會那麼容易決定去死的……雖然我從沒遭遇過同樣的情況，不過我總以爲當一個人已到了只能以幾分幾秒來計算自己可活的時間的地步，他衡量事物的眼光是和還有希望到加里福尼亞度假期的眼光完全不同的。在這種時候……那些最崇高的原則可能還不如一匙菜湯更能使人嚮往。是的，羅森堡太太，現在（指著電話機）除了這部話機之外，你不會再有其他任何機會了……絕對不會有了……當然囉，我們是歡迎我們的罪犯們能夠自動地聽從自己公民的良心而終於覺悟過來，但是，假如向你的良心發出的呼籲終歸無效……

愛瑟 我求你不要談良心……

檢察官（突然發怒）但是，天呀！難道你不知道假如我對你的良心發出呼籲，這是爲你的利益……爲你孩子們的利益嗎？明天你便會感激我的！

愛瑟 假如你不來攪我，我現在就會感激你的。

檢察官（控制自己並恢復勸誘的聲調）我只是在履行我的義務——公務員的義務及做人的義務。也許你會以爲司法界的公務員們是不會聽憑人的感情行事的，不過你應該承